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⑥4

陳德陽前人 講述

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(接上期)

侯王得一，以為天下貞。

侯王，如果以政治的角度來講是統治者；在道中，有如諸前賢；或工廠、公司的老闆，都是侯王。「貞」：就是正道的不變法則。《大學》云：「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父，止於慈。」所以不論是道中的前賢，或是萬民的統治者，如果能「得一」，要把自我定位好；人生像戲台，每個角色各自扮演好，譬如：做老闆有老闆的樣子。侯王得一，君仁臣敬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那天下就太平了。

元朝時有一位書生許衡，在戰亂中逃難到河陽。路過一片梨樹林，同行的人因為饑餓，紛紛搶摘梨吃，唯有許衡靜靜坐在路邊不動。有一位同伴就問他：「在這戰爭荒亂的時刻，梨樹的主人早已逃逸無蹤，就算你不吃，梨子也會爛掉，為何不以梨充饑呢？」許衡正色說：「梨樹無主，難道我的心也無主嗎？」（註1）

沒有機會為惡，而不去為惡的人，這只是理所當然的事。譬如說，不會喝酒的人不喝酒、不會抽煙的人不抽煙，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。真正難得的是有機會為惡，而不去為惡的人；有機會貪污，而不貪污的人；受到外界很大的誘惑力，而不動心者，這些才是可貴的。這都是心中有主宰，才能堅定其不變的法則，所以依「一」而行，就是平治天下萬事的法則。你是公司的老闆，是主人，是統治者，是道場的領導者，效法「侯王得一，以為天下貞」的道理，你才能平治天下，讓大家都心悅誠服地服從你，那天下就能安定自足。

其致之一也。

這個「其」字，是指上文之「天會清，地會寧，神會靈，谷會盈，萬物會生」，是因為不但「得一」，還要「致一」，這樣才能共同致力於一個目標上；這個「致」，就是盡心盡力，窮盡其所能去達到的意思。「得一」是生發萬有之元素，「致一」是推展萬行之最高法則，如果得一，而不致一的話，就等於一而不貫，就是說得而未修的意思；你得了，卻沒有修，是沒有用的，所以說要「致一」。

我們修道主要在「貫」，我們都求了道，我們天天要去實踐，要去貫徹在任何地方。要把這個主體落實在你身上，做到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《論語·顏淵》，要貫徹才是修，所以「得一」就是生，「致一」才是存，得一而生，致一而存，主敬存誠乃「致一」之最高的境界。

天無以清，將恐裂。

這個裂，就是不「致一」的結果，為什麼會裂？因為不致一。得了一，不堅守，就分開崩裂，可能就是不見天日；因為道隱時，災厄就來臨，天不清就裂。這個「裂」再詳盡一點來說，就是日月不明、風雨失調、五行錯亂、四時失序，整個秩序混亂，就是「天無以清」，為什麼無以清？就是不致一的結果。

求了道，如果不修道，一樣會行為偏差；雖有求道，但不修道，就是得一而不貫，最後審判日來到時，玉石分判、善惡分班，一樣會被判刑。「天無以清」就是不致一，災厄可能就要來臨。

地無以寧，將恐發。

地得不到寧靜，恐怕就會爆發天災地變。「發」就是爆發，震動不寧，就像地震、山崩地裂。「地無以寧，將恐發」，似乎在講末日的來臨，那麼末日的來臨，要怎麼做呢？天地不足，聖人補之；天地不和，聖人調之；天、地、人三才，人在中間影響天地，人如果做得很好，人心很正，天理就會很順，這樣天就會清明，地就會安詳寧靜了。

神無以靈，將恐歇。

神得一而不致，則神就不會靈妙，恐怕會衰頹歇止，因為神若不靈則無以為聚散開闔之機，也無以為昇降屈伸之理，那麼就會叩之不應，故「神無以靈，將恐歇」。

谷無以盈，將恐竭。

谷若不盈，則不能洩長運化，無吐納盛洩則無虛中之體，那麼就會枯竭；一片空曠地，全部是赤地千里，甚至變為沙漠，一點生機都沒有，故曰：「谷無以盈，將恐竭」。

萬物無以生，將恐滅。

萬物得一而不致，則萬物必不能生；萬物得不到生化的話，則飛潛動植無以實其質，胎卵濕化無以成其形，故萬物無以生，將恐死亡，甚至滅絕了。

侯王無以貞而貴高，將恐蹶。

侯王得一而不致，就不會行出正則；若不以正道去治理天下，還要以尊貴的高位自居，恐怕就要遭到挫敗。

以上六項，已經包括了氣天與形象二界所有的一切，得其一始能立，致其一始能存。這一講主要是講「一」，「一」要得又要致，引申到我們修道，修道是一以貫之，這個貫就是「致一」。「一」是得，「貫」是修的意思，也就是「致」的意思。多少人都得了道，但是很多的道親只有得道之名，沒有修道之實，所以這一章老子引天地、神谷、萬物、侯王來告訴大家，天很偉大，但是天不得一、不致一也會裂；地也會發，神也會歇，就像人雖然有求道，有立下十條大愿，但沒有修，也是沒有用的。

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

這是修道最高的認知，老子在前面已經引出了天地等六項事證。在這六項中的侯王，才是老子說教的重點，因為從侯王的施政方法中，可看出每個人的處世行為，有為與無為的區別；侯王和各人只是大小不同而已，其理是一樣的。

得一，天會清；不致一，就會裂。得一要修，怎麼修？貴以賤為本，貴時要守住賤。因為道在低處、在日常生活中、在平庸低賤中；眾人所惡、所討厭的地方，偏偏是無限道機的所在。《莊子·外篇·知北遊》中說：道在螻蟻，在稊稗，在瓦甕，在屎溺等（註2），莊子把道列入這四個地方，這表示道無所不在，而在卑賤低下的地方是最近於道的。

高以下為基，一切高樓從地起。所以明道的侯王都能善居低下，也就是不居功的意思。在佛教《百喻經》中有一個故事：「有位愚人到燒餅店買餅充饑，吃下第一個不覺得飽，於是接二連三地吃，直到第六個餅吃了一半，便覺得飽而吃不下了。於是回去告訴他弟弟說：『對面的燒餅店最會坑人，你要是數那排列在第六的餅，吃下半個就會飽，既省錢又省時。』其弟到餅店中，仔細數了好幾次，確定是第六個便買下來，然而吃下仍覺不飽，仍然要吃了五個餅方飽。」這個故事說明了：愚人之所以能飽，是根於前面五個餅之基所致；因此觀乎世之有成就者，當推思其源，有多少師長的培育，方有今天？不可以因目前的高貴而看不起他人，對於曾助其一臂之力的父母、師長、眾生之恩，要飲水思源，要感恩、報恩。

註1：出自《元史·許衡傳》。

註2：原文為：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稊稗。」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曰：「在瓦甕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曰：「在屎溺。」東郭子不應。

（續下期）